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蒲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并序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頗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游四方者多蓋在官常以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米鹽之不當其物急盜發而不禁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聞學歸然未嘗過而問焉顧蓋不敢養士之灋無於縣縣[illegible]

H.H. MU CHINESE LIBRARY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銘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并序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游四方者多蓋在官常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輒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歸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爲民父毋豈聽獄求盜之謂

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爲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敎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歛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常溢百員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陞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群居講學常病無書令令君不鄙我民使得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爲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凉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弆器而藏之

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
釋菜于先聖之廟而告成焉諸生則以告黃庭堅
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爲之擇師
教事備矣縣不興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
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墮
隳不守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復之而後已
關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
其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
吏焉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
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爲非職之憂者
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之先後之

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
則序而爲銘曰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蒯之手
簡切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
聖師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册
字以華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
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鶩以迪有造得意自已
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吳咮楚尾
其下脩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
我培其根勤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隳之永庇俎豆

分寧縣三堂銘 求濵氏 肥清北

茂宰蕭公来拊我民自初訖茲惠政日新父毋慈之知其苦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請共在堂敬畏在庭賔禮士子有渭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

温陵呂晉夫爲武寧縣其爕勤足以御吏其俎豆足以和民以其身爲綱以其僚爲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爲義其有所漏也民以爲仁於其歲豐民間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黄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予觀今之爲吏訖三年則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歲矣而勤民如始至之日

民亦安樂之唯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呂侯爲邦如匠規矩除治燕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
問民疾苦里無追胥抱孫買鉏吏無重糈其虎爲鼠
我班王春民在東皐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
無慢于敖役乃暇日于茅索綯桃李兊矣松竹包矣
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自本自根於其並作
我觀其復富貴游雲荷戈而逐呂侯燕處不棘其欲
東軒高明有突有祟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東軒
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來式鑒斯今
無以豆觴費民寸陰

晉州州學齋堂銘十六首

甥洪駒父主晉州學作齋堂諸名来乞銘予老病不復能文各作數語以勸學云

篤説堂

仲尼之篤説矣茲儒将復篤其所説乎元元本本大道甚夷毋以曲學誘諸子於亡羊之岐

樂泮堂

思樂泮水仁義之海見賢思齊聞過則攺

典學堂

立則參於前坐則布於席樂則詔於鐘鼓宴則列於飲食誰能出不由户而不終始典于學

見堯堂

立則見堯於堂寐則見堯於羹道其常而因物之自然是堯之日用

晉古齋

學之求于先王我占四方維天有斗執先王之道以御今之有是謂古人不朽

緝熙齋

緝者絲治熙者火治維心之本光作而悠遠高明蓋養之以浩然之氣學之有緝熙聖功也哉

渴日齋

學未竟日西入明追今終弗及

時術齋

禹初撫功洪水滔國作十三載民降丘宅君子觀於
蟻而知學之可積

敬業齋

慢游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尚友齋

今之君子吾既與偕昔者吾友舜何人哉

切偲齋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萑葦不治
故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兩

游藝齋

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

是謂名教之樂

知困齋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雖聖人亦若是其知者有輕千里而學之其不知者有輕千里而告之

優仕齋

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

浮筠亭

豐肌秀骨先後輩出何其孺子也解襁樂群不舍晝夜何其學士也壯節臞躬不知歲寒何其丈夫也

君子亭

君子藏器待時盤桓扵不中也反身自觀

李元中難禪閣銘并序

龍眠道人李元中爲宣春決曹掾盡心扵犴獄忠信慈惠扵百度訟者伏辜而即罪如罪在己治罪之器人服而病焉如傷在己卹其寒飢苛蚌加以保惠教誨使宥者渙然而悔枝者自今而悔流者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曰子産衆人之母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乎獄事既飭扵是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扵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久習勝妙禪定扵諸三昧心得自在哀閔衆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

而生欲界是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若是則吾豈敢敢不勉焉請爲我銘之山谷曰勸已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夫禪又何難銘曰

正念現前常樂我禪於法不難生死嶮地施物無畏於法不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鴆毒使令虎兕蜿乎其無功澹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於聖人萬物之祖不歸於天後百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

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之别是謂是非謂非直者之發其别

也以成自其發也以成它吝其非而不改惟自屈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寸之間與萬物爲市掃除不消照用則曀日清其非虛室晰晰

洪駒父壁陰齋銘

甥洪芻駒父仕爲黃之酒正勤其官不素食矣又能愛其餘日以私於學名其所居曰壁陰齋余內喜之曰在官而可以行其私也惟學而已矣爲之作銘

惟道集虛觀我鏡中年耆典學考道則窮潛聖語道朝聞夕死調高不和千世一士觴豆舜歌不愛其光孰能劬書自憂面牆挾書呻吟白駒過隙我以道儈

何直尺璧吉者寸陰不易千乘之國得道之根則有枝葉務華絕根安事燁燁渴日者揠苗罪歲者不芸茅勿亟勿遲能時者謂之君子

洪玉父照曠齋銘

萬物一家本無踈親小智彼我與鄰斷斷聞是法音不懼不惑乃可與之方轂道域至道無域門户唯空無物可欲萬竅自風乃即萬物親踈異同冬裘夏葛渴汲飢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占筮筮吉卜龜龜從子是之學擴而心量遠之大之是謂照曠

李商老殖齋銘

以心爲田我耒耜之慈祥弟友種而茂之忠信不貪

苗而立之敦厚敬恭水而擾之師友琢磨耔而蕣之
先王遺言又時雨之仁義有年左右取之相彼寒寠
我則以之奉以饗帝神其吐之

王子舟所性齋銘

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由思入睿由睿入覺
此之謂學性則聖質學則聖功謂予不能倒戈自攻
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師吾性有

鮮自源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憎愛彼我君子廣心無物不可心不運寸
中積瑣瑣得失戚戚忿欲生火然爐傾則焚我中和
淺以遠太井泉無波天下爲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

熹羲光華

鮮自源貴稀亭銘

閬州城南天下稀有此金石句聞諸杜叟鮮子築屋與山相賓知味者稀以自貴珍貴者歆得良貴名立非得非名至貴無級

王良翰行庵銘

剪櫻作庵駕以人肩利用行遠琴几後前衲子師之行坐俱禪涉江東西浸湖南北視之庵也行遠有足器成便人用之日新創物之智艾王君申

洪鴻父翛然堂銘

詩書環列竹石陰岑有無言子自鈎其深彀士挽弓

會子心術高明□且慈惠哀恤自公鞅掌退食靜淵
東窻置榻蟬蛻翛然

正平堂銘

長首畏尾不自尊已牽於勢刑於利虐鰥寡以奉高明是謂不平忠不足而詐有餘躬不行而責從令是謂不正夫平者如執權衡以司重輕如四時不言自行夫正者渴飲而飢食冬裘而夏葛喜怒予奪由已而不由物故行天下而不屈靈龜負圖告人凶吉刳腸在前中黑如漆楊子耄思思配寂寥涪翁爲名周旋其樞

養浩堂銘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慍將應如響心淵
如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爲物憂則焦然怒則勃然
羞則戁然懼則瞿然勞則痺然飢則悴然酌其有餘
不足而用其中爾乃浩然而浩然之主人風義凜凜
白髮在堂雞鳴在寢弟兄鴈行肴饍歡飲三子承學
皆有典禀穆如清風松竹交蔭富貴浮雲公但高枕

養源堂銘

李子作堂歐陽子名曰養源以成其福祿不知其源
及所以養而問諸山谷山谷曰江出汶山其才濫觴
其浸荊楚匪舟不航非以有源而受下流多故耶行
潦之委盈溝溢壑少焉雨止立觀其涸故曰必清其

源源清則流潔必深其源源深則流長是故有令德者百世不忘李子進曰若夫其源旣得聞命矣敢問所以養之何如山谷曰智及十年則知蓺木持百年而不知蓺人智不保其身况其子孫歆其源清且深其人其人

靈龜泉銘

發皖口而西四十里泉淙淙行山徑亂石間謂其来甚遠乃不能三里裂石而發源坎甃清徹魚鰕輦遊見其中頂有大石如龜引氣出源上酌泉飲之愛其井問泉上之人曰是不知水旱下而爲曰其溉種五百斛於是原德媲形命曰靈龜泉而銘

之
雲涔涔兮山木造天亂石却走兮扶屋椽有龜闖首兮足尾伏匿閱游者兮不知年鐘一德兮養靈根漱石齒兮吐寒泉中深可以濯纓下流可以濯足挹旒兮未病多瓶罌不休其汝覆雖不能火而兆兮吉凶不欺唯汝卜

明月泉銘

明月堂冽井井材旨酒利用茗於谷簾賓季孟賞音誰徐望聖

玉泉銘

玉泉坎坎来自重險發源無漸龍蜜琬琰我行來中

初酌蛙頷追嘗百泉無與比井山僧拙𧹞煑瓶羨[illegible]
我以瀹茗泉味不拚行爲白蛇止爲萬鑑失其明德
以勸蒼广

瘿尊銘

瘿尊庭堅得之舅李公擇以獻仲父聖謨仲父懷寶不沽晚受福於巖壑鈞深而望遠得意而忘歸載酒乞言賓客從之此尊毗磊譎詭得巧匠而成器也晚其所容盛足以宴山川之暇日仲父撫尊曰斯其以惡駭俗汝爲我銘以曉客庭堅曰甕盎遺老宿瘤三逐詭柏佐宜名顯齊國相士實難執柯其則擁腫樛句不受繩墨斲爲雷尊於酒爲德君子提携與据同

壽子子孫孫勿替用酒

張益老十二琴銘 損

澗泉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鳴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而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沈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清而不深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音

號鐘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筰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號鐘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聲者磬也室如是中藜藿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羅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其蕩枝播葉賈其實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乎

媧簧

鍊石補天之手截匏比竹之音雖不可得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犂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鉤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歆報父母天罔極

舞胎仙

琴心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壟頭松風入朱弦

秋思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弦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爲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桹

簑襫夫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闖然於一葦之杭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鱗而出聽忘誰漁桹

九井賛

鉤魚而得九井之璜辟紂而遇六州之王煙沈乎射鮒之谷委蛇乎鳴鳳之堂其音不奕維其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音不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霆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虎胎冠銘

積中弟惠虎胎冠未出包殻文章炳然嘯谷風珥百獸不旋日矣取而加於元服所以昭示尚文老夫得之竊懼維鶵之刺故作銘以自解

漆園老言作聖冠皐比文質稱吾衰矣文不昭服斑然作虎羞深衣幅巾九節竹尚與斯文嘯空谷

洪龜父深衣帶銘

貧不能畏賤不能憂以身行道如水于舟一云居貧不耻處賤不憂

洪駒父深衣帶銘

務華絶根自斧斤處厚居實萬事畢

潘子真深衣帶銘

在車在寢風雨顛沛有其忘之道不人外

王子鈞深衣帶銘

養心欲誠擇術欲精自知欲明責人欲輕

孫知微畫玩珠龍銘

目精不逃薩埵降魔相也肉怒鬱倔排雲天而上也垂胡耽耽玩夜光也跳波突漩大物所推盪也偉哉太古筆神智匠也銘之者誰山谷放浪也櫝藏者誰成都大聖慈寺圓通和尚也

頤菴銘

雲巖老法清結草菴於古木間直溪東旌陽峯山光清明一塵無間河東椰敬叔名之曰頤菴雙井黃庭堅予之銘

藏山於澤而非止天下雷行而非動自我觀頤爲吾大用口則桂壁補飢瘡則食埶頤之樞何慎何節

跨牛菴銘并序

吉州太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脩竹長老楚金開息軒於竹間予作縣時嘗謂金爲我結草菴於竹北金方經營經藏未暇也它日菴成予已去今知予隨食於四方不能有是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予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峯汞汞學牧牛於黃蘗南南無牛来者穿鼻爲汞牧牛者也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蹊人之田予之與佛者游觀蹊田之牛其角觺觺如金之能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唯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擧頭看月

終不觀鉻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爲田衆生爲稻
由我深耕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即下
馬後驢前

蓮花巖銘

自古在昔雷雨雹擊天開八石青蓮趺鄂中有巖壁
狀數宴息大士密迹置鉢倚錫虵虺避宅虎豹服役
行人護戒如龜藏六以戒爲甲如蓮生泥不染香色
維巖居無斁

三峽橋銘

二山劒立瀧落天路北帝康王之簾南曳開先之布
銀潢傾瀉起蟄干雷斲山爲梁無有壞隤驪龍守珠

不可釣罩式告游者登危思孝

默堂銘

聞道之度或默或語言而不信以默自許

墨軒銘

賢問墨說煙出松節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戎州舍利塔銘

維我戎州沿漢僰道鉤帶二江撫有蠻獠王德無外來享跳犒在邉文武卧鼓弗考維時父老崇佛宮廟道人在純法中杜多捨所懷壁巖窣堵波寶積佛之舍利羅五色生息僧伽師之骨身匪玉匪石大善知識功德之餘用禳蠻方三灾不作百穀有年上天降

康歲攝提格元符天子萬壽無疆涪翁作頌不顯其光以詔方將此第七級不爰衆力檀者陳防吠瑠璃鉼白金爲牆施者周章

無等院生臺銘

呵利底母衆以血食爲命探懷取嬰兒而其父母愁痛如來慈威力爲開甘露門乃救清淨衆受食施已分稱誦五如来及佛金口敕粒粒遍十方施衆生飽滿彼呵利眷屬化形来受供若有彈射者死墮畜生道若彼慳貪心謂少不飽衆是人遠佛敕死入餓鬼道司馬竦旦泰母夫人白氏琢石作生臺以施無量故獲福亦無量（竦旦泰司馬氏三子名）

法雲寺金鋼像銘

善才訪道海絕處鑄金莊嚴萬物睹道人公麟規範土皃氏翟用司火度在元祐元秋白露檀越張侯冀公主法雲秀公第一祖

法雲寺水頭鑊銘

圓通師大蘭若冀公主捨脂澤無量護慈悲杓來者酌聞尚檀從智作

研銘三首

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邠其溫也可以銷非意之橫逆其圓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如是則研爲予師亦爲予友善誘在前良

規在後精則入神勤則見功堅如是重如是乃能時中國窮在道涉世在逆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聽觀裴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一本無其字）溫而栗重不泄不爲礫砥爲翰墨守不假人亦終吉

楊大年研銘

公無恙時於此翰墨其作也萬物受澤其不作也羣公動色至於破壓出經緯物昭明人言楊公不如石之壽我謂石朽而公不朽

周元翁研銘

剡其中以有容實其踵以自重綈衣漆室盥濯致用

風櫺垢面蛛網錯綜游於物之儻然吾與爾同憂

鼂以道研銘

惟矩也有隅惟深也有瀦策勲於六書惟重也不反不側惟溫也文明之澤君子以媲德石在臨洮其所從來遠矣毀璞而求之成圓器者鮮矣藏器待時勿亟勿遲毋抵毋墜毋盜之誨

任叔儉研銘

縝栗密緻其宜墨而不敗筆也叩之鏗爾手之所及如雲生礎其有玉德也磬而不二美其質也生石之淵中正砦之蠻溪娥眉之别也得而器之任賚叔儉舟稜之傑也相而銘之山谷老子豫章之耕也

任從簡鏡研銘

瀘川之桂林有石黟黑瀘川之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為研則宜筆而受墨唐安任君從簡之硯面為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泛之若玄雲之過魄月而訏也筆胥踈其上則吾宮中之免也握筆之指爬沙若蛙欲食月不能而又吐也任君宗易縱簡以官守不能至棘而屬余同年生賀慶孫之子成章持烏石硯屏来余乞余銘其鏡研余沒其研屏以為研而與之銘而使實求烏石以為屏烏石研材視萬州之金崖中正砦之竇溪兄弟也而白眉耳

鮮自源研銘

刳心以為地寬而不吝時墨而不瀦以為日新其寬

也似道坦坦其日新也用而不癉

歐陽元老研銘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似飲人以德叩之鏗然

如玉如金歐陽元老筌磬同音

王子與研銘

溫潤而澤故不敗筆績密以栗故不涸墨明窻淨几

宴坐終日觀其懷文而抱質

檀敦禮研銘

用爲砧不可以調杵擣衣用爲鼓不可以退盜寨鎮

用爲鏡不可以鑒美惡用爲礮不可以御賓客公

三十六策戎匠鑱石刓其四封以爲管城之國[illegible]

玉斗挹水以和墨時渴而飲之給出不竭礪筆礲墨
宜日書紙涪翁勒銘有告無止

王子飛研銘

厚而静似仁剛而温似德不反不側似宜翰墨

鄭欣相研銘

韜兮虚其心籠古而絡今惟子翰墨林坦兮實其踵
不震不竦其承不要角浪浤浤不瑕其温圜以行世
不規其盆

李伯牖女子研銘

既非牛渚望夫之石又非上虞幼婦之碑琢爲海昏
節婦之硯堅潤而含風漪其以付伯牖之孤女它日

或能衛夫人之筆札曹大家之文詞

江氏芝木銘 為江懋相作

江望陳留漢轑侯德七祖兆于園南七祖竁于園北起居之阡既有拱木歲行三十一舍喪客土著二十有六宗子有孝子使客歸其宅爰發其祥緗芝紫莖帀園南北孝思作則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終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蕭中方　流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頌

具茨頌

帝眷具茨在國南屏篤生韓公補天子聖文武韓公其德庶方靡職不宜乃出力四方四旁維則歸補我孝聽西羌不庭王師淮泄奏功不時公請命行公出撫師王師矯矯羌戎震驚其藪澤是狩復我王土將築於河之滸人亦有言功不在初其潰於成陰有齒牙以捐後城天子聖神知我公孔武公雖歸止四方

以無侮京師之屏公曰維許樂土赫赫王命北門是處公治北門有條有葉夷根拔節蠡賊是伐惠及鰥寡日用飲酒萬有千載樂公壽考公御宴喜樂酒溫克賓秩醉飽柔嘉維則維公之德萬有千歲畀公遐福陟彼具茨松柏孔碩若濟巨川維舟檝是度瞻彼具茨有渰其陰如彼歲旱視公作霖公至北門河潤九里公歸本朝萬物露雨帝顧具茨公歸廟堂爲天下師傅於大塊有光於大塊有光公壽考無疆

曾侯善政頌并序

曾侯者嘉祐中爲益陽令有善政既去而民思之以地窮故州將及監司皆不能推挽致之大官少

盡其才久之亦馴致爲尚書北部員外郎知賓州
以歿歿時其子堯封財五歲其文書皆族人藏去
爲火所傷盡失其事特有後知益陽縣事齊術參
酌民言爲異政錄錄其大槩予三讀而悲之夫曹
侯之政徹機械而去虎是難能也至於惠民之政
是可能而人不爲也曹侯之政不可使無傳故作
頌鑱之益陽縣中蓋曹候爲縣御吏嚴而不殘使
民寬而不弛納民賦租不以累其僚雖新雨既晴
雪雲陰曀未嘗閉倉庫而不受租一斗者輸一斗
租一石者輸一石吏卒不能與民爲難民皆歌舞
而歸異時大驅儈仕家子與吏爲姦以官爲市攬

納以制民之命輸五斗者當入十於此皆逃入他
境舊令尹死官下其子埋替爲隸貧甚爲人傭書
侯與資令納婦不幸病死侯又歛之民有家產而
無男以二女囑其弟而死其弟凍餒其二女且役
之過時而不嫁侯捕其弟杖之擇愿民壻其二女
析其父家產之半而槃二壻侯至之始其邑多虎
所在設機穽日以得虎而虎暴不息侯曰是爲政
之罪命盡去機穽未踰月負販山行水宿不逢虎
也觀其人善政必多尚按齊君所録如此曹侯郴
人諱靖字中立內行孝友當官所至有績頌曰
百侯輟耕學于上國進士起家爲吏有績雖寠人子

孔武且碩我惠我威養我如子我勤我暇不借吏吏
虎暴人境肆作機穽侯曰徹之病在乎政惟此戾蟲
迺與政通風林岑蔚征夫不逢我作頌聲與民歌之
不誣方將俾勿磨之

清閑處士頌

至樂山中嘉木之樾有人天游風雲爲馬鷗鷺爲舟
有詩客李發字之曰清閑處士而蜀有豪士王當以
爲蓋謝敷之流其清也不登市井之隴其閑也不鯁
王公之鈎傲睨萬物逍遥一丘身與長松共老名與
北斗俱休涪翁曰名之不稱實也久矣吾子何以是
爲哉書潞則失豕謂鷹則化鳩故一以我爲馬一以

我爲牛蓋有有其實而不受亦有無其實而固求者也常試為吾子道清閑之致乎水之爲物甚寒而極清鬱爲堅氷得温而釋遍利諸生雲之爲物無心而出岫穴風休雨息亙一無跡我觀古人以是爲則昔夫汙泥濁水與蛙同生不溷其清自採井臼日耕荒徼未嘗不閑惟有道者能藏於天吾子何處爲清閑曰我無所用於世而從所好惟水雲與之忘老何敢以爲有道浩翁曰舐痔十乘曹商自優非君清流商財計得白圭擬國以閑爲慝雖然同一大夢達者先覺方在蟻垤憂樂計校也世無公孫僑孔仲尼誰辨夢覺亦曰舉世溷濁惟我獨清萬法本閑而人自擾

擾爾

王厚頌二首

八風動搖人不關五羖自鬻鬢毛斑文章書畫當富貴惟有如今至樂山

夕陽盡處望清閑想見千巖細菊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

荅楊明叔送米頌

買竹爲我打籬更送米来作飯用此回光反照佛事一時成辦不須天下求佛問取弄臭脚漢

謝張寬夫送椶栮頌

菜茹之品椶栮君乖龍割耳鱉脫帬張子羞我助貧

餐桑鵝楮雞不足云曲肱一飽南風薰萬事於我如
浮雲

乞笋於廖宣叔頌

龍蛻骨掉蒼尾餘戢戢漫虵蛻棄雨中心爛死携長
鑱戴簣子可畫髠鬣左耳

奉約宣叔頌

貴魁梧賤瓚尾強分別蚿憐虵雨新霽月未死欲循
城將數子煩置酒摘蒼耳

戲荅宣叔頌

探龍淵履虎尾別狐貉辨蚖虵頭雪白心灰死老斵
輪不教子君聞此當洗耳

清醇酒頌爲李才叟作

清如秋江寒月風休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汞日游絲落花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閑鑒此杯面渌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中春

醇碧頌

荊州士大夫家兼喜麴酒多碧色可愛而病於不醇田子醞成而味厚故予名之曰醇碧而頌之

田子綠麴妙在蒸餮女酒兀者美生其手挹彼而清注茲無聲其香馥郁悦可飲者如春霡霂清不病醨多不疾人誰其吐之百室之酤醇碧惟師老夫不飲評以鼻慧

安樂泉頌

鎖江安樂泉水味為僰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釀酒甚清而可口又飲之令人安樂故予兼二義名之曰安樂泉并爲作頌

姚子雪麴杯色爭玉得湯郁郁白雲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濁甘而不噦辛而不螫老夫手風須此晨藥眼花作頌顛倒淡墨

玉醴頌爲廖宣叔作

北郭子竹林居醞玉醴撥浮蛆味橘露色鵝雛春盎盎想可斟魚枕蕉正闕渠来問字儻借書掃三徑待雙魚

荔支綠頌 爲王公權作

王牆東之美酒得妙用於六物三危露以爲味荔支綠以爲色哀白頭而投裔每傾家以繼酌忘螭魅之躨觸見醉鄉之城郭揚大夫之拓落陶徵君之寂寞惜此士之殊時常生塵於尊勺

筇竹頌

偉邛峽之美竹初發跡於牂牁有山而不險有水而無波金聲而玉節故貫四時而不改其柯郭子遺我扶余澗阿坐則倚胡牀棐几行則隨青笠綠簑吾衰也久矣視爾畏友予琢予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涪皤不負筇竹危而不扶顛而不持惟筇竹之負

涪皤視爾一作親爾

澄心亭頌

菩薩清凉月游於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忍觀伏塵勞波澄泥著底八風動地来塵勞還復起覺海性澄圓浪時無不渾即渾即澄徹箇是涅槃門

白蓮菴頌

入泥出泥聖功香光透塵透風君看根元種性六窻九竅玲瓏

了了菴頌

方廣菴名了了了了了更著菴遮又要涪翁作頌且圖錦上添花若問只今了未更須侍者煎茶

休堂頌

頭上安頭如何得休殺佛殺祖方得按堵北欝單越西瞿耶尼事同一家喫飯著衣向上一路千聖貶眼韓信打關張良燒棧

退堂頌

愚者日進智士日退象蹋恒河徹底過大千世界百雜碎愚人尋文弄章句更覓中間及內外

拙軒頌

覓巧了不可得拙從何来打破沙盆一問狂子因此眼開弄巧成拙爲蛇畫足何況頭上安頭屋下盖屋畢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贈嗣直弟頌十首

涪陵與弟嗣直夜語頗能明古人意因戲詠六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故作十頌以記之此二句唐赤松觀舒道士題赤松子廟詩也

饑渴隨時用悲歡觸事真十方無壁落中有昔怨人

去日撒手去来時無與偕若将来去看還似不曾齋

正觀心地時絲髮亦無有卻来觀世間冬後數九九

涪陵薩埵子且道也旁行亦嚼横陳蠟不愛孔方兄

江南鴻鴈行人言好兄弟無端風忽起縱横不成字

萬里唯将我回觀更有誰初無卓錐地今日更無錐

江南十兄弟長被時一共夢時各自境獨與君同

雖受然燈記不從然燈得若會離身句彌勒真彌勒
向上關捩子未曾說似人困来一覺睡妙絕更通神
往日非今日今年似去年九關多虎豹聊作地行仙

和程德裕頌五首

貧子還家作富兒糞箕苕箒未曾遺人人欵問草書
意懷素從来自不知
鵬飛逼塞滿空虛蚊睫安巢却有餘朧月火燒三界
盡從来灰裏撥真如
山河大地目前機横按吹毛更不疑萬里無人無寸
草凍山亭上與誰期
如来刹刹與塵塵北斗南箕透法身金粟黙然輒好

辯唱歌須是帝鄉人

石田耕種難成稻莽蓼栽来只苦辛萬物一家真富貴使君見後却清貧

贈劉靜翁頌四首

鄭明舉贈劉靜翁四頌勸之捨俗出家詞旨高邁玩之不能釋手然靜翁在家出家無俗可捨因戲作四頌以贈行

念念皆空更莫疑心王本自絶多知艱勤長向途中覓掉却甜桃摘醋梨

一鉼一鉢非難辦住得山時更莫来千年糞掃堆頭物優鉢羅花特地開

萬緣空處真如佛八面風中不動尊困便横眠饑喫
飯十方無壁又無門
淨名龐老揔垂須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
住何須更覔剃頭書
再荅静翁并以筇竹一枝贈行四首
南鴻北鴈年年客有箇生涯主不知撼動從来憂樂
事夜窻風葉響棠梨
栽松道者身先老放下鋤頭好再来八萬四千関捩
子與公一箇鑠匙開
一節九節添行李用得人間處處尊只要上山行飽
飯莫將風雪打人門

萬事賔頭方穩當十分足陌莫曉除困来展席日裏睡讀盡空中鳥跡書

再荅并簡康國兄弟四首

瞿曇不鮮祖師機却許貍奴白牯知道人只要貧到骨沈却黃金賣笊籬

妙舌寒山一居士淨居金粟幾如来玄關無鍵直須透不得春風花不開

須彌椎打虛空鼓撼得毗盧海月昏四海無波安樂住陳家松下小柴門

日中一飯蒙頭睡黃葉堆門莫掃除夜半枕前師子吼起来燒却野狐書

曉賢師續佛壽頌

曉賢師講席中蕭灑人也欵乞於檀越度兩出家兒續佛壽其意甚美故爲作頌道之

養子續佛壽非爲養色身棒打石師子只要賓頭人
出家無正因不得正命食是真出家兒不費秋毫力
講得天雨花說得石點頭人人是檀越負命者上鈎

覺範師種竹頌

簡池覺範道人城東道友也今在簡州景德院其家風十二時似趙州東院西也種竹兩枝於宴坐軒中山谷老農作頌

往在江南住竹山道人兩歲三來訪聽風聽雨看成

龍牛羊折角入朝餉簡州城東刮地寒手種檀欒三
兩竿竹成要作無孔笛若有靈龜一任鑽

荅雍熙光老頌

獨弄參軍無鼓笛右軍池裏泛漁舟豈知剱外雍熙
老叔得黃巢折剱頭

又荅寄糖霜頌

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浩水精鹽正宗掃地從誰
說我舌猶能及鼻尖

沙彌文信大悲頌

通身是眼不見自己欲見自己頻掣驢耳通身是手
不鮮著鞭白牛懶墮空打車轅通身是佛頂戴彌陀

頭上安頭笑殺涪皤

鐵羅漢頌并序

峨眉山之下蟆頤津之淵有百鍊金剛鑄成二怖魔開士人物表儀隨世尺度其中空洞不留一物叩之鏗然應大應小香塗刀割受供不二沈之水則著底投之火則熾然水火更息二老相視而笑涪翁曰吴兒鐵人石心吾不信也二老者真鐵石耳乃爲之頌曰

人言怖魔像非金亦非鐵若作世金鐵開示亦不現禪坐應念往一鉢千家供順佛遺敎故不宣示神通有爲中無爲火聚開蓮花無爲中有爲井露破諸熱

魔子自怖畏我無怖畏想或歆坯鎔之爲已富貴梯
賴世主慈觀虎兕失爪角或得野狐書有字不可讀
狐涎著其心字義皆炳然却来觀六經全是顛倒想
今世青雲士慎莫作此觧

枯骨頌

清揚巧笑傾人城驕氣矜色增我慢無始時来生死
趣八萬苦縈所依止皮膚落盡露拴索一切虛誑法
現前不見全牛可下刀無垢光明本三昧

髑髏頌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如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
縈風相鼓擊美目巧咲倩無脚又無眼著便成一片

葫蘆頌

大葫蘆乾枯小葫蘆行酷一居金仙宅一往黃公壚有此通大道無此令人老（一作惱）不問惡與好兩葫蘆俱倒

還神囦圓首座戒刀頌

平生受用三尺吹毛歡喜斬新拈得孟勞夢中喚起猶自忉忉我王庫中無如是刀

題汞首座庵頌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明射得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勸石洞道真師染袈裟頌

丈夫出家當被（一作披）壞色衣蜀僧袈裟多似莎蔔尼輕羅綿縠染成春柳絲撩蜂引蝶唯欠遠山眉

贈成都六祖沙彌文信頌

塵是文信界是沙彌積塵成世界析界作微塵界喻人天果塵爲有漏因塵因因不實界果果非真因果皆如幻堂堂出世人

寄六祖範和尚頌

範公頭上著枷脚上著杻且共彌勒過冬開堂地爐數九

羅漢南公升堂頌二首

貪積拾得漏貫錢古佛出堂前狗尿天東山日出西山

雨露拄搥胷哭破船
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像三年覺日光夭子轉須
彌失眼衆生問演若

羅漢南公塔頌

一點黑漆元無縫鎼羅漢雲居天上天下出入奮迅
三界無家以除惱禪打鼓弄琵琶沈却法船留下肩
斗欵得不沈肩乾劉漏

和朱宏夫真妄頌

須彌說法大海聽南箕吹折北斗柄蟭螟千眼照世
間保君通達真妄境

戲荅寶勝甫長老頌

昜菝蒼龍角難參竇勝禪林梟節枯澁煙月冐清緜
笑出黃龍手慵扶阿卯肩持刀欺寡婦盜佛鑄私錢
月黑踰城夜風高放火天鮮喚招覺老擔屎汙心田

和斌老悟道頌

終日忙忙本圓覺只爲魔強令法弱不疑更問決疑
龜無病還求除病藥昔人夢中見捕逐兩手無繩元
自縛黃鸝臨蔓啼一聲白日當窻始知錯

送賢師往瀘州爲兩驅烏乞度牒錢頌

一鳳將兩雛往乞五色羽誰有大勢力成此拮据心
若無出家心勤苦難成就但令發弘誓誰不起慈悲

鮮瞌[illegible]頌

文殊吐酒卧觀音被杻械普賢盜鑄錢釋迦扇鑪鞴
範上座殺牛黄魯直害癩

豆字頌

嘗有老僧暴背於後架作此豆字示之問會麽云
不會因以爲頌

齋餘睡兀兀占盡簷前日不與一甌茶眼前黑如漆

爲慧林冲禪師燒香頌三首

昨夜三更狗吠雪東家閑門推出月是渠覺海性澄
圓衲子殺人須見血

多年破衲不勝針一曲胡笳無古今往日聞韶獨忘
味守株人在月西沈

西瞿耶尼開靜北鬱單越受粥慧林也唱雲門曲去
年臘月六十六

爲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三首

老師身今七十六老師心亦七十六夢中沈却大法
船文殊頓足普賢哭

一拳打破鬼門關一笑吐却野狐涎四海崢嶸龍象
衆鼻頭只用短繩牽

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
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雨花巖頌 彭澤三巖

孤峯中流分江南馬當大雷無一帆波濤掀空烏

度天花與我讀書巖

伏仙巖頌

生死浪中涅槃宅與人同黑非同白誰令避世作聾盲獨来寒巖伏石壁

補陀巖頌

脩羅身量等須彌入藕絲孔逃追北補陀巖下不戰人八萬魔軍皆解甲

題高節亭頌

松風竹雨共談空樓閣參差古疊重急水灘頭道人住亦如前佛在因中

彭女禮北斗圖頌

白足禮江沙七星在雲表洗心無一塵鐵月西南曉
須取之左右逢其原
取之左右逢其原香巖臘月火燒山對面謾人猶
思打得香巖也是閑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流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論

莊子內篇

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遥游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

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
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
往来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
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来以德桊與彼有者而
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
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
哉子得其毋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
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故作
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
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據見四子故作
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觧剥斯文爾由莊周以来未見

賞音者晛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滑滑以至今悲夫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来師承不絶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於朝趨利者於市觀義理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之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衆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於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劓之功深矣古之言

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於領會
恐於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
衆然宿學者盡心故多自得晩學者因人故多不盡
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觧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
達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
此晩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
此以進智可至於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於一
以貫之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
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
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
其所行每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

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説蓋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雖甚高至於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歆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主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而宰予歆於朞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爲安漸漬孝弟之説不爲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於如此蓋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觀實見三年爲哀已忘而強勉爲之者將歆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

暇恤人之議已也豈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述仁者將載於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於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辯論可屈衆人而發也其所聞於師與自得於心者如此方其學於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於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養心寡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已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唯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

子以爲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若合符節者要於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者以爲爲肉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以微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宰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子雲之

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群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来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楊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學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己者

表

代司馬丞相進稽古録表

臣光言竊以九州四海一日萬機將察知民物之性情蓋布在文武之方冊雖歷年多而舉其大要則用力少而見夫全功恭以　皇帝陛下富有春秋彊寧方夏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延登老成親近

勸講發論語章句採經藝之同歸誦寶訓丁寧憲祖
宗之不易本有如是實惟濫觴惟晳古堯舜之舊章
惟信史春秋之成法高山可仰覆轍在前其興亡在
知人其成敗在立政或當艱難之運而不能師用賢
智或有惻隱之意而無以照知忠邪載籍之編患乎
太漫鑒觀之主力不暇遑敢用芟夷畧存體要由三
晉開國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於歷年圖自六
合爲宋接乎熙寧之始元臣又著之於百官表乃若
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来對越神人可用龜鏡
悉從論纂皆有依憑總而成書爲稽古録二十卷因
仍書局繕寫奏篇茲冒昧以上陳助聰明之遠覽中

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定九鼎以守天下之公器乘六龍以御古今之正權思齊之功啟佑聖學適物之濟燕及宗祧至於法弊於涼而改為官非其人而變置御戎之策上下措國之勢安危據舊以鑒新去彼而取此陶成萬化東在兩宮七廟垂無疆之休徵臣與不朽之筆千冒宸扆臣無任

代孫莘老謝御史中丞表二首

臣覺言耳目之官紀綱所寄得人則百僚用憲舉枉則庶職不凝豈圖眷求猥及孱朽臣中謝伏念臣師心孤陋賦性朴愚宣力三朝螻蟻之心未報親逢二聖犬馬之齒既衰智已彫而見事遲才已拙而於用

少補袞衣之缺空懸折檻之忠拜青瑣之門未有迴
天之力執銓衡無山濤之識侍帷幄無史魚之風忽
被除書進丞執法方虞官謗更益寵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淵默以行四時文明以首萬物有知人不
蔽之福有念功無彊之休憐其後凋收置近列惟是
言責實難人才黑白分明仰恃聖心之虛佇米鹽細
碎敢塵天聽之崇高雖自誓言終憂隕越
司繩宮省之中清道輦轂之下領職甚要用才匪輕
豈伊冥頑遽叨任使中謝伏念臣非窮理極深之學
無經遠濟務之材諸生策名華髮在服昔荷先朝之
識拔今蒙二聖之眷求待罪諫垣初無功於補袞典

司選部曾莫效於澄源徒以天資重遲或許敦厚帝
前講勸日近清光猥録微勤辱玆虛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對越七廟緝熙百工至公無私大明
不蔽直道而行於民上有譽則試之官能察知孤臣
無有比德故因乏使式付中司雖責重而憂深然主
聖則臣直知人不易既依日月之明聽言則難敢忘
糵石之報一心自誓九隕爲期

代李野夫亳州謝上表二首

臣華言懷中奪宣城之綬以畀從官望外得亳社之
符益慙小醜不勤傳舍既見吏民問父老殫於財力
之餘直朝廷恵于鰥寡之意天實哭民

謝伏念臣才資下中學術淺陋沈迷簿領久從州縣之勞淸問下民晚叨刑獄之寄在官曠守以殿投閑會開天臺愼柬人物被先朝之識拔假郎位者歲年自狀短長無俾分寸爲國宣力尚辦一城與民持平則有三尺輒傾肝膽昧冒髙明伏遇　皇帝陛下一日萬機六通四闢知人之福順于宗工卹民之深寄在牧守察其勤舊善於撫綏致茲蕞爾之材獲奉欽哉之詔臣敢不烹鮮期於不撓牧羊去其敗群使蚊負山何錙銖之能力以塵足岳亦臣子之至情

謗田閭歲初無尺寸之功乞郡治民已懼再三之瀆幸天從欲守國近藩奉宣詔條慰拊鰥寡中謝伏念

臣刻鵠之學纔能類鶩割鷄之投不任解牛頃將命江湖之行所云補米鹽而已遭逢先帝制作文昌廸知九德之材祇承六典之任實以蹇淺誤蒙洗湔雖懷松柏後凋之心顧有蒲栁先衰之質惟茲外補不俟終更伏遇　太皇太后御聖人之時持天下之寳秉百執事以熙帝載重二千石以共民功謂臣早趨州縣之勞既習爲吏付以展肱之郡儻能牧人不以望輕遂茲器使臣敢不疚心獄訟勸課農桑迄収塵露之勤少荅乾坤之造

代李公擇遺表二首

依日月之末光未殫報國惕桑榆之晚景忽慟窮塗

輙輸將死之言儻動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生長孤外遇逢聖明學淺而智卑才拙而用少先皇帝擢収流落湔拔塵泥擢登清禁之班許以經遠之器二聖臨御四門穆清無補涓埃薦蒙轡策長地官術不足以富國丞御史忠不足以回天少寛素食之憂得備維藩之寄重分虎節出拊方州雖受命即行驅馳夙駕而短生無禄隕越路隅猶結戀於清時敢獻忠於未瞑伏願 皇帝陛下尊事耆老延登俊良緝熙六藝之光明靈承七廟之謨烈盡子道以法舜之孝師天常以體堯之文國家膺無疆之休微臣釋沒齒之憾

仕而服休雖效挈缾之智沒而獻直猶希結草之忠未沐須臾之期少陳迫切之頣中謝伏念臣學則無友於國仕則無閱於朝智常病於遠謀器適宜於近用遇蒙先帝擢寘周行登備諫工言不足以成務出將使指事不足以分憂天秩六官妙選群吏叔臣江湖之外進列文昌之班汔終元豐之年叅司宗伯之典天地立極日月並明不能退藏復叨任使髪白於民部曾莫裕於邦財心盡於中臺亦何功於衮職重以直書延閣勸講露門請郡以避素飡顯天而從私欲會乏蜀川之守遽叨使節之行承命載驅猶憂靡及雖犬馬自弛於鞭策而蒲柳盡至於氷霜忍死路

隅敢輸忠藎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昭事上帝而長其變清問下民而察其微以包荒爲用材之方以柔遠爲御戎之策師用古訓而難任人勤國家一日之幾貽宗社萬年之慶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代宜州党皇城遺表

孝惟忠生則縻於榮祿立功立事沒猶戀於明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習於家傳三略六韜講聞於軍幕畧知事君之義漸識用兵之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日逐裨佐稍達聽聞大臣薦論謂其了得邊事敕書戒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雨群蠻坌入戈盾成林至於萬死一生不

敢瞻前顧後遂因將領委以部符感極命輕功微祿過重念臣稟生河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因土風之弊惡闔家瘴癘終歲號呼老母終堂墨衰猶在少孫殞命薪火未寒臣之衰殘遠茲殞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　皇帝陛下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祿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骨之仁臣無任

謝黔州安置表

臣庭堅言昨蒙恩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已於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公參訖者聖恩寬大善貸曲成刳心隕元未足稱報中謝伏念臣草茅下士詩禮小儒漸階清塗厠列文館誤蒙器使孤奉國恩罪在至

愚刑茲無赦有司議獄期從鈇鉞之誅明主原心終
全螻蟻之命雖投裔土猶得為人此蓋　皇帝陛下
有天地好生之心有堯湯不蔽之福旁開用命之網
或漏吞舟之魚顧茲未死之年皆是再生之日罪深
責薄感極涕零重念臣萬里戴天一身弔影兄弟瀆
於寒餓兒女未知存亡不敢每懷惟深自咎窮鄉多
惟苦霧常陰木石為親柳或幾於生肘日月在上葵
敢忘於傾心報德無階惟忠與孝臣無任

奏狀三首

修神宗實錄乞外任奏狀

伏念臣日者蒙恩待罪著作討論史事預聞聖朝大

典實以爲榮而臣才不逮人讀書有數見聞淺陋無
助闕遺黽勉素飡已糜歲月重以老母年垂七十寢
飯須人朝請坐曹義當夙夜退則有虧子職進則無
補公家敢申犬馬之情仰望乾坤之造伏望聖慈除
臣一江淮合入差遣問民疾苦得以効於吏功將母
旨并或少禆於孝治臣無任

戎州辭免恩命奏狀

臣昨於元符三年五月蒙恩自責授涪州別駕戎州
安置復宣義郎監鄂州在城鹽稅并還所奪勳賜以
江水泛漲不可下峽至十月又准告復臣奉議郎簽
書定國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以久客瘴地抱疾累

歲年衰病侵加以去年弟妹凋喪幾至無生十二月
方得發戎州貶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至峽又准告
復臣朝奉郎權知舒州事至四月至荆南又准尚書
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吏部員外郎乘遞馬發來赴
闕而臣到荆南即苦癰疽發於背脇痛毒二十餘日
今方少潰氣力虛劣重以累年脚氣拜起艱難全不
堪事方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往蕩滌瑕垢登用賢
俊如臣材輕智短罪棄之餘誤蒙哀憐洗滌驅策實
深遭逢徼幸望雲就日之心而臣天賦孤寒百疾所
攻冒昧寵光清議可畏輒傾螻蟻之誠上瀆天聽欲
乞免前件恩命除臣江淮一合入差遣假之數年儻

漸完復尚堪黽勉自誓糜捐伏望聖慈特賜憫察臣
出於誠懇别無希望臣只在荆南取候朝旨謹録奏
聞謹奏

臣所乞差遣如太平州無爲軍一處實於私計爲
便自荆南至居所居分寧縣不遠臣已一面前去
展省墳墓即迴荆南聽候朝旨

再辭免恩命奏狀

右臣六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已除吏部之命臣即時治行有日上
道會臣亡弟所遺三男因病連失二子臣亦不勝哀
悩伏暑傷冷併作羸疾累日委頓不可支持已分賫

于溝壑者得醫藥稍復蘇醒只今四體唯骨都不堪
事度不三兩月不得復常不免以蚍蜉性命之倩再
干冒生成之造乞除臣江湖一合入差遣免於犇馳
或至顛越道上重念臣與趙彥若范祖禹三人同時
得罪竄逐二子已爲異物不獲親見盛明臣以惷愚
強顏猶在伏蒙 陛下湔祓収用一歲四遷臣非木
石實未知報稱之所豈敢眦睨詔除慢不恭命恭惟
陛下體堯蹈舜光宅天下不蔽之福無疆之休是以
草芥賤臣敢竭愚衷昧冐再請它日或有繁難任使
臣當刳心隕首不愧初筮謹具狀奏聞伏望 聖慈
曲垂聽許

臣前狀嘗乞太平州無爲軍一處非是沽激賣出
至誠此郡公事少可以養疾圭田厚有補家貧臣
以兄弟流落六年婚嫁多失時節今日得此於臣
足以辦事非恃朝廷尚記姓名臣不敢冒昧如此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十九